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第二辑

六十棵榆树

短篇小说卷

蒙古文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组委会 / 选编

作家出版社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 ★ 第二辑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组委会 / 编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六十棵榆树 /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组委会 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4. 11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
ISBN 978-7-5063-7655-6

I. ①六… II. ①优… III. ①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50401号

六十棵榆树

编 者: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组委会

责任编辑: 陈晓帆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haozuoji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180 千

印 张: 14.75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7655-6

定 价: 31.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 组委会

主 任：乌 兰

副主任：周纯杰 葛笑政 王金喜 巴特尔 张 陵

特·官布扎布（常务）

成 员：包银山 布仁巴雅尔 黄宾堂 乌兰图雅

统 筹：陈晓帆 丛龙瑞

致读者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和“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的成果陆续和读者见面了。这是值得加以庆贺的事情。因为，这一工程不仅是对文学创作的内蒙古担当，更是对文学内容建设的草原奉献！

在那远古蛮荒的曾经年代里，不知如何称呼的一群群人在中国北方的大地山林间穿梭奔跑，维持着生命的存延。慢慢地，他们繁衍起来并开始有专属各自的族称，然后被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所驱使着，一个接一个地走出山林过起了迁徙游牧的生活。于是，茫茫的草原就变成了这些民族人群书写盛衰成败的出发地。挥舞着战刀和马鞭，匈奴人第一个出发了，紧接着是鲜卑人，然后是突厥人，再后是契丹人、女真人，之后是蒙古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踏着前人的足迹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如今，回首望去，他们奔腾而去的背影犹如一队队雁阵，穿过历史的天空渐渐远去……

雁阵飞去，为的是回到温暖舒适的过冬地。而北方民族依次相续地奔腾前去，为的却是要与人类历史的发展潮流融汇对接。这是一个壮观的迁徙，时间从已知的公元前直到当今年代。虽然形式不同，内容也有所变化，但这种迁徙依然不停地进行着。岁月的尘埃一层又一层，迁徙的脚印一串又一串。于是，经历过沧桑的草原充满了关于他们的记忆。在草原的这个记忆中，有他们从蛮荒走向开化的跋涉经历；有他们从部落成长为民族的豪情情怀；有他们建立政权、制定制度、践行管理的丰富经历；有他们敬畏自然、顺应规律，按照草原大地显示给他们的生存方式游牧而生的悠悠牧歌；有他们按着游牧生活的存在形态创制而出的大步行走、高声歌唱、饮酒狂欢，豁达乐观而不失细腻典雅的风俗

习惯；有他们担当使命，不畏牺牲，奋力完成中国版图的大统一和各民族人群生存需求间的无障碍对接的铿锵足迹；更有他们随着历史的发展、朝代的更迭和生存内容的一次次转型与中原民族相识、相知，共同推进民族融合、一体认知、携手同步的历史体验；还有他们带着千古草原的生存经验，与古老祖国的各族兄弟同甘苦、共命运，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灿烂篇章的不朽奉献……

承载着这些厚重而鲜活的记忆，草原唱着歌，跳着舞，夏天开着花，冬天飘着雪，一年又一年地走进了人类历史的二十一世纪。随着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节奏，草原和草原上的一切激情澎湃地日新月异的时候，我们在它从容的脚步下发现了如土厚重的这些记忆。于是，我们如开采珍贵的矿藏，轻轻掀去它上面的碎石杂草，拿起心灵的放大镜、显微镜以及各种分析仪，研究它积累千年的内容和意义。经过细心的研究，我们终于发现它就是草原文化，就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它向世界昭示的核心理念是：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还有它留给往时岁月的悲壮忧伤的英雄主义遗风！这样，当世人以文化为各自形象，与世界握手相见时，内蒙古人也有了自己特有的形象符号——草原文化！

精神生活的基本需求是内容，而文学就是为这一需求提供产品的心灵劳作。因有赤橙黄绿青蓝紫，世界才会光彩夺目。文学也是应该这样。所以，我们大力倡导内蒙古的作家们创作出“具有草原文化内涵、草原文化特点、草原文化气派”的优秀作品，以飨天下读者，并将其作为自治区重大的文学工程加以推动。如今，这一工程开始结果了，并将陆续结出新的果实落向读者大众之手。

在此，真诚地祝福这项工程的作品带着草的芬芳、奶的香甜、风的清爽和鸟的吟唱，向大地八方越走越远！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 乌 兰

目 录



暮色黄马 [001]

艾日冰 著 艾日冰 译

元 火 [011]

满都麦 著 哈达奇·刚 译

发生在大漠的故事 [027]

曹都那木 著 席·照日格图 译

驼运情结 [039]

莫·哈斯巴根 著 白·呼和牧奇 译

骑枣骝马的赫儒布叔叔 [069]

瓦·沙仁高娃 著 赵文工 译

桑如布一家 [085]

葛尔乐朝克图 著 奥尔楚洛克奇 译

六十棵榆树 [103]

乌力吉布林 著 朵日娜 译

银斑狗 [131]

唐·阿拉腾乌拉 著 席·照日格图 译

扎布萨尔山谷 [145]

扎·哈达 著 朵日娜 译

阴郁的秋天 [161]

敖·阿克泰 著 春华 译

神圣的异叶杨 [173]

赞德来 著 白·呼和牧奇 译

哦，伊席次仁啊 [189]

力格登 著 哈达奇·刚 译

达林台的风雨人生 [201]

许仁其木格 著 其木格 译

不够一千的羊踝骨 [211]

那·苏古尔 著 白·呼和牧奇 译

飞鸟无痕 [219]

特·胡日查 著 席·照日格图 译

暮色黄马



艾日冰 著

艾日冰 译



艾日冰

又名阿龙，男，鄂尔多斯蒙古族人，1949年出生于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

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曾

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1979年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在《花的原野》《朝洛蒙》等杂志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及文学评论。作品曾获内蒙古自治区大学生征文比赛一等奖、改革题材文学作品一等奖等。出版有《阿龙电影文学剧本集》《暮色黄马》等。部分作品被介绍到蒙古国。

“老了！”噢！说得文明一点儿叫“高寿了”。对！就叫“高寿了！”不过，再文明它还不是个“老了，没用了”的意思吗？“老了——高寿了——没用了”，熬干的油灯，沉淀的茶渣！从撒欢尥蹶的龙马天驹到踏尘扬威的骠骑辕马，有谁这么说过？没有而已，从来没有？主人有时偶尔这么嘟哝过，但他是在发些牢骚而已啊！又不是真的在说我没用了。每当听到他嘟哝，我非但不生气，反而感到是一种信任和呵护。可是就在昨天，他却很认真地拍拍我脖根说：“唉！确实是老了！”天啊！一个习惯了驾着车辕踏尘四方的辕马，一旦被认定老了，缺少体力了，它的下一步会咋样？会有什么命运等着它？唉！老了！老了？这是一个多么陌生的词句啊！如果当初知道会是这样，也罢！起码不会感到这么突然，如此仓促吧！陌生的东西难道都是这么可怕、这么不中听吗？

站在山坡下晒太阳的老黄马此时正在想着心事，感到心里乱糟糟的，没个头绪。从村子里伸出的一条黄土大路，像个画眉山羊的鼻梁骨，把草原割成东西两半，蜿蜒远去，最后消失在群山怀里。高悬的秋日，火一样照射着老黄马，但它似乎没有感觉到丝毫温暖。一阵清风飘然而至，轻轻拂起它淡黄色的鬃毛，它感到一阵寒意，不由自主地收紧四肢，蜷曲头尾，孤零零地站在那里。

——好冷的天啊！怎么刚到初秋就这么冷了呢？老黄马撩起眼皮瞭了一下远方。大地一片苍黄，田地里前几天才收割完的一垄垄糜荏子已经泛黄，大渠坝埂上的碱草臭蒿也开始脱色了。唉！刚刚还是一片翠绿的田野怎么说变就变了呢？！老黄马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它不敢相信，也不想正视象征火热青春的绿颜色，这么一会儿就被那寒凉而惨淡的残黄色替代。不会吧？能有这么快吗？它抑制不住惋惜的心情继续扪心自问。它知道残黄色总有一天会替代翠绿色，但没想到这个时刻来得如此之快！我不是迷路到异乡了吧？它猛地瞪圆双眼再次打量了一下四周，田地、水渠、漫梁，还有那株北斗星一样插在地心的胡杨树！一切还是那一直陪伴它走到今天的山水和万物生灵。没走错，我还在自己的故土！

背靠山梁，望眼旷野的这处环坡下凹平台是老黄马选中的休闲胜地。不论春夏秋冬，每当休闲时它总会到这里解乏养神，恢复体力，涵养精神。当年它是何等潇洒的一匹骏马！竖鬃撒尾，立耳坚蹄，真是集天下良驹之优于一身的天马神骏啊！尤其在那天空晴朗的夏秋时节，站在这高坡环绕的平台上，仰望长天，扩胸挺腰，长嘶一声，有谁不称赞它的英姿和威风！

一阵秋风吹落的老榆树朽叶，飘飘悠悠地落在老黄马四周。茂叶压枝，年岁压身，可是茂叶会脱落，而年岁不会减啊！被车辕压着是苦，被岁数压着是悲啊!!! 岁数！岁数！就是这个不断增长的岁数，是我一切不悦和悲哀的源泉！如果岁数能像那几片朽叶能够脱落，该有多好啊！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老了！”这个不祥之词就不会打扰我了……老黄马仍被沉重的思绪压着，感到喘不过气来。

是啊！没有被车辕压趴的老黄马，今天反而被自己不断增长的年岁压蒙了。面对无情的现实，它的内心如同针扎一样刺痛。但这又是没啥法子事！有昼有夜是宇宙规律，刮风下雨是自然法

则，枯叶随风落，年岁减寿命，这是无法逾越的高山深壑！

一阵风吹来，散落在地上的几片秋叶翻卷着滚下沟崖深处。风去了，空中飘忽的几片枯叶又摇摇摆摆落向大地，但未沾地面又被刚刮来的一阵风吹起飘摇在老黄马身边。

唉！我这卸了鞍的辕马，就像这片朽叶，只剩随风盲游的命啦！秋风玩朽叶，年岁玩我呀！看着随风飘荡的几片枯叶老黄马继续沉思。突然，正在空中被风吹而上下颤动的一片枯叶，摆晃着纸一样薄的身躯摇坠而下，正好跌落在钢针般的野沙棘刺上。风又紧了，那片被刺穿的枯叶，像风车一样旋转起来，薄弱的叶片无法承受风和沙棘刺的合力，不一会儿就被活生生撕成两半抛向了天空。看着此情此景，老黄马像被蚂蝗蜇了一下，浑身一抖，仰着脖子，对着苍天，一声嚎嘶……

从村子里伸出的一条黄土大路，像个画眉山羊的鼻梁将草原割成两半，蜿蜒远去，最后消失在群山的怀里。路两边不时裸露出块块千年风化的顽卵石。老黄马驾着辕有节奏地踏着碎石，迈着稳健的步子行进在这条路上。车轮一圈一圈地向前滚动，将大路一段一段甩在了后面。

这真是一条漫漫长路啊！老黄马目送远去的大路，在自豪之余不无感慨地这么想。是啊！它从蜿蜒的黄土大路似乎看见了自己的过去！天下的路都是从点点踪迹变为羊肠小道再变成通天大路的。这条黄土大路的点点踪迹，是什么时代开始出现，后来又咋样变成羊肠小道的，现已无从考证了。但是从羊肠小道变为黄土大路则是从老黄马开始的。那一年生产队为了拉运农田水利工程材料买了一辆胶轮马车。体魄强壮而口轻的黄耕马成了当然的成员。开始它拉前外套，不久它就升为正套，又过了不久荣升为辕马。因为它干活不会偷懒，而且力气大，能及时领悟主人的指令，车驾得也十分平稳。对于那些一生只能拉外套的同伴来说，黄马是幸运的，也是令它同伴们既羡慕又嫉妒的。作为一个耕

马，哪匹身上不会留下鞭梢抽打的伤痕？但在老黄马身上几乎见不到。如果说有，也不在后胯部，而是在它的前腰和脖颈上，不过那可不是鞭伤，而是被鞍子和套缨子挤压留下的疤痕。

一片枯叶被风吹起后，身不由己地翻滚了几下又被摔在土埂上。心情刚刚舒缓的老黄马，看着那片枯叶又沉了下来，一丝悲哀不由从心底渗出，切身感到了一股凄凉。不，不可能吧？！难道我的命运也像这片朽叶，将要滑向低谷了吗？“没用了！”谁？我吗？不可能！这个命运不属于我！时到今天我不是仍然驾着我的车吗？是啊！仍然驾着呢！我仍然是辕马！老黄马仰起头，抖了抖鬃，试图尽快赶走那些不时袭来的晦气。

黄土大路伸到山脚下的怪石崖后转了一个急弯，绕着崩魂坡向上爬升。崩魂坡——一个葬送生灵的冥暗之地！采石厂就在坡的上面。因此，凡拉运石料的马车都必须盘上这道长坡才能装上石料。坡上野草丛生，怪石嶙峋，向阳面长着几株歪脖子野榆树，树的周边堆着几十座乱坟。自从黄土大路通到它脚下后，似乎惹恼了山神地煞，很多路过此地的马车和骡驮，不是溜坡就是翻车，有不少车倌儿和骡马，轻者伤筋断骨，重者付出了性命。然而这些血腥和不幸只能属于那些怯弱者，对体格强壮，且有丰富驾车经验的黄辕马来说，是不屑一顾的。那一年它驾着装满山石料的车，顺着盘山路下崩魂坡。可能是车重了一点，又是在下坡，车辕摆得挺厉害，摔力很大，一下把正在拉磨杆刹车的老车倌儿摔倒了，胶皮轮子像个黑蟒蛇直扑老车倌儿而来。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黄辕马伸展前蹄，沉下后鞮，四条腿一使劲，愣是把泰山压顶般溜坡的马车给刹住了。黄辕马舍身救主，老车倌儿捡了一条命……

老黄马蹒跚着上了崩魂坡脑顶。它扫视了一下那些卧在野草中的嶙峋怪石和堆堆坟墓，心里不无自豪地说：谁说不能踩踏崩魂坡的脑顶？我就踩过，且毫发无损！我的主人也未曾给你留下

丝毫烂肉断筋！崩魂？看你崩谁的魂？知点趣收手吧！一阵山风吹来，吹散了老黄马刚才的闷气，此时它感到心里舒坦了很多。

再好的马也有失蹄的时候，再好的刀也有卷刃的那天。已经决定让老黄马退休的主人，今天早上就没打算再让它驾辕。但在他整理车前套的工夫，老黄马像个撒娇的孩子扬着鬃，撒着尾，熟练地把后胯捎进了车辕，就等主人把鞍子和套缨子给戴上。鸿雁喜爱湖泊，黑猪喜爱泥塘，世上生灵都有其各自喜好，只要自己喜好，虽苦也甜。就说老黄马吧，把它从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让它安度晚年，本来是一件好事儿，但它却不这么看，认为是一种痛苦。难以辨清的世上万事就是如此。看着已经站在车辕中不停“秃秃”催叫的老黄马，主人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实在不忍心把它硬赶走，只好依从了它，把鞍子和套缨子给戴上了。但主人哪里知道，老黄马今天非要驾车下崩魂坡，最主要的就是想证明自己根本“没有老”！

马车装满石料踏上返程，车槽被山石压得吱吱响。没尿性的东西！没等咋地就尿得哼哼起来了！丢人！听见车槽的吱吱声，老黄马心里骂了一声，稳稳地驾着车辕前行。

吱！吱！车槽不顾老黄马的责骂，仍然吃力地哼着。咋回事儿！今天咋感觉有点儿不对劲儿呢？难道石头装的又多了吗？老黄马沉思着。马车被山头一样堆起来的石头压着不说，还不停地高一下，低一下来回晃动，车槽和车底板能不响吗！这个痛苦的响声不是今天才有，而是天天都有。但过去老黄马时刻沉醉在赞扬声中，它哪会听见这个声音？可是今天它听见了——听见了这个疼痛吟哼着的声音！

妈的！多么不吉利呀！？老黄马的心好像被蜇了一下，涌起一股从未产生过的悲哀暗流。这突如其来的吱吱响声，此时已经严重打扰了它的注意力，它忘了到哪儿了。它抬头一看，发现马车已经到了崩魂坡顶。在秋雾笼罩下，崩魂坡今天时隐时现，格

外峥嵘。黄土大路拐了一个转弯，从崩魂坡顶盘旋而下。长年的车轮，压出两条深深车沟，像一个龋咧着獠牙的大嘴，裸露的紫酱色板石，如同凝固的血块嵌在其中。

噢！还是那副想吞杀所有过路者的嘴脸！哼！老黄马驾车顺着崩魂坡下行时，用鄙视的眼光不屑一顾环视了一下四周。此时，它心中闷生的所有悲哀和不快，已经被过去的壮志豪情所替代了。老黄马一生当中多次上过崩魂坡，而且每次走过时，它都会傲然产生如此想法。它之所以这么想，不是为了对弱者的惨败表示悲哀，而是为了尽情享受征服者获取胜利的喜悦！它知道，崩魂坡经车轮和马蹄每天无情碾踏而浑身伤痕累累的情况下，会不顾一切地向所有来犯者进行疯狂的报复！但它从来认为，崩魂坡复仇和自己没任何关系。因为它认为，自己已经彻底征服了崩魂坡，它只是以旁观者的心态憎恨崩魂坡为了复仇一次次地生吞那些弱者的性命。

哼！你也只有欺侮那些弱小者的本事！老黄马又扫视了一下崩魂坡，心里这样想着。马车被重石压得吱吱呻吟着又拐了个弯。老黄马的呼吸明显急促了起来。突然，它觉得眼睛里流进一股咸水，煞得很痛。啊！？是什么东西？不是耳根流出的汗水吧？老黄马的勃勃雄心似乎被一种从未有过的耻辱所覆盖，它感到既愤怒又无奈。哼！可耻的碱水！你还是忍不住流出来了！可耻！这股从未有过的耻辱，像一层不断加厚的迷雾，重重压在老黄马的心头。有毛孔就会渗汗，这也没什么不对！但你怎么偏偏就从耳根渗出呢？耳根的汗水！就是那几点臭碱水！你知道它代表着什么吗？它代表着疲惫、软弱、体虚、乏力……总之，一句话，它就是“年老了”、“体弱了”、“已经没用了”的翻版！天啊！

马车摇摆得更厉害了，下溜的速度也在加快。老黄马知道驾着重车下坡时，速度越慢越安全。因此，它用尽全身力气，蹬住碎石路，全身后沉，尽量把马车的速度慢下来。可是平日能把青

石板一脚踏碎的蹄子，今天像踩在了棉花上，绵软无力。汗水滴滴，心里慌慌，今天老黄马就在崩魂坡脚下，天生第一回尝到了体力缺乏、心中惊慌的苦味，它的身子，尤其是四条腿蹄开始发抖了。

再坚持一会儿！只剩下一个山弯了！老黄马稳了稳下溜的马车，给自己鼓了鼓劲。但它马上又奇怪起自己，怎么？再坚持一会儿吧？难道我已经到了不能再坚持的地步了吗？多么可笑啊！这样的命运还会落到我的头上吗？今天发生的一切，让老黄马觉得既陌生又不可接受，它感到十分彷徨，像喝了一口芭蕉水，苦到了心底。

黄土大路稍微平缓了一点，车速也降下来了。但老黄马的两条前腿，好像有意和它作对，被下溜马车推着，打起了麻花步。耳根处的汗水，像泉水一样不停地往眼睛里流，遮住了老黄马的视线，使它感到一阵模糊。

马车又开始下坡了。伴着吱吱声，下溜的速度又快了起来。突然车辕猛地一晃，把老黄马腾空扬起，又重重地压到它的脊梁上。这一次它没有挺住这股泰山压顶般突如其来的压力，像个无力负重的烂泥墙“隆”地坍塌了下来……

从村里伸出的一条黄土大路，像个画眉山羊的鼻梁骨，将草原割成两半，蜿蜒远去，最后消失在群山怀里。一辆三套马车顺着黄土大路朝崩魂坡走去。老黄马拐着一条腿，踉踉跄跄走了几步，曲立在高坡环绕的平台上，迷瞪着眼睛遥望那远去的马车。